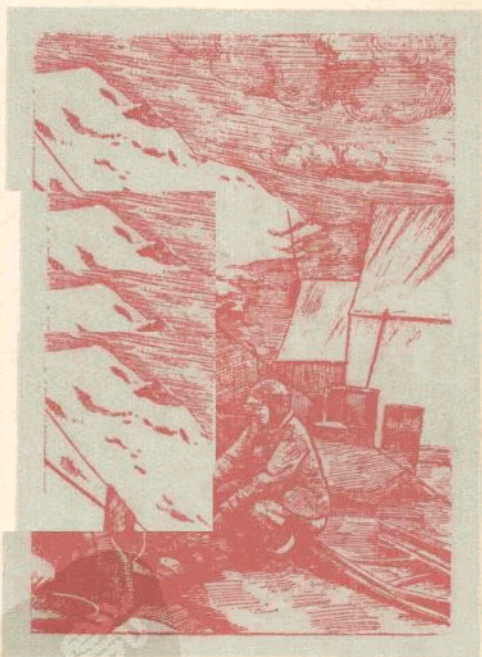


高原上的炊煙

顧

工

郭廷萱等著



重慶市人民出版社

目次

毛主席來看我們苗家了.....	彭 澐 (一)
高原上的炊烟.....	顧 工 (七)
我爲祖國做了些什麼.....	蘇 中 (一三)
獨臂英雄李安家.....	趙 宗·徐世芳 (二三)
這就是力量.....	吳恩楠 (三〇)
外祖父徐合順.....	楊曦夢 (三七)
王大蘿蔔.....	毛錦生 (四七)
薛茂山夫婦.....	大 江 (五五)
在九龍坡碼頭上.....	邱 秦 (六四)
找到了竅門.....	楊建民 (七二)

爐邊戰鬥……………張麟書（八〇）

媽媽的希望……………郭廷萱（八九）

毛主席來看我們苗家了

彭 澄

天漸漸黑下來，寨子裏的燈火一點一點的發亮。在起起落落的舂米聲中，間或夾雜着幾聲鷄叫狗吠。

山路上，有幾個人抬着一堆黑東西在移動。因為坡陡，路窄，他們移動得很慢，很吃力。轉過彎，前面出現了黑壓壓的村莊，走在最前的人說：「同志，這就到啦！」

不久，寨子裏就響起了一陣牛角聲，村長楊老冬放開喉嚨大聲喊着：「人衆們！毛主席來看我們老苗了！人衆快點到晒禾場去打堆（註一）等倒看毛主席呀！」

隨着這聲音，村寨一下就沸騰起來了。火把，一個緊接一個；人羣，一羣隨着一羣，從四面八方擁向晒禾場。紅紅的火光，照出了男人們黑色的包頭、照出了婦女們高高的髮髻和綉花的衣裳。在紅紅的火光下，人們閃着驚疑的眼睛，喧騰着喜悅的聲

浪……

晒禾場上，豎起了一塊四四方方的白布。在火把的照耀下，兩個穿制服的工作同志，一面忙着擺弄機器，一面笑着答覆羣衆的詢問。村長楊老冬手上拿着牛角，在另一羣人的包圍中，正指手劃腳的演說着：「……毛主席到處都在呢！上回我當人民代表到縣府去開會，就看見他，還聽見他老人家講話（註二），講給你們聽你們不信嘛！今天毛主席到我們寨子來了……」大家不等他說完，就七嘴八舌的搶着問：

「老冬，毛主席在那裏呀？」

「村長，毛主席怎不見呀？」

「老冬，掛那白布做那樣？」大家的眼光都停留在那塊奇怪的白布上。

楊老冬顧不得回答大家，又用力吹起牛角。他記起那次在人民代表會的經驗，就大聲告訴大家：「人衆不要吵，有點站好，把火把都踩熄，毛主席立馬出來了！」

白布上開始現出人來，音樂奏起了一支愉快的曲子。羣衆又驚奇、又歡喜。張大着嘴，把眼睛睜得又圓又大，緊緊地注視着自己一生從未見過的奇景。

銀幕上正放映着「中華民族大團結。」

各兄弟民族的代表，在一九五〇年國慶節，被政府邀請到北京觀禮。他們從高山、從草原、從森林中、從河流邊上，走向同一的目的地——祖國的心臟北京。他們各把自己全民族的熱愛帶給同一個人——毛主席。當羣衆看到自己民族的代表出現在銀幕上時，他們驚奇、興奮、爆發了一陣充滿山林氣息的歡呼。

接着，銀幕上出現了那個人人心裏想念着的巨人——毛主席。人們只要一想到他就心裏暖烘烘，一唸到他就渾身是勁的毛主席。他微笑着，是那樣真誠，那樣莊嚴；却又是那樣慈祥、那樣和藹可親。羣衆像看見了自己終日想望的父親，不，他比親父母還親啊！——每一個人都從心底升起了親切的崇高的敬愛。

不知是那裏發出了第一聲鼓掌，緊接着，歡呼與鼓掌的聲音繁密得像暴風驟雨、像冲毀堤壩的洪流。……

隨着每一寸膠片的移動，羣衆的情緒一秒鐘比一秒鐘更熱烈……
片子映完了，人們的心都熱得像一團火。鼓掌、呼喊、歡笑。一陣一陣，像大海的波浪在起伏着。

「毛主席胖胖的，精神多好呀！」

「多像一個家裏人啊！」

「毛主席萬歲！」

.....

楊老冬滿臉放着紅光，吹起牛角，用勁喊着：「人衆們，看到我們毛主席，大家快活吧！兩位同志老遠把毛主席照護來，太辛苦啦！我們歡迎毛主席！歡迎同志們！大家把酒飯拿來，把蘆笙拿來，歌唱吧！踩鍋堂（註三）吧！」

晒禾場的當中，燒起了一大堆野火，羣衆圍坐一圈。大家端來了糯米飯、高粱酒、乾牛肉……搬來了板櫬、蘆笙、鑼鼓……用牛角裝着滿滿的酒，一窩蜂圍着要工作同志喝乾。

一個高亢的、宏亮的男音唱起了山歌：

「好根大樹在高山，

好股涼水在深潭；

我們的毛主席愛百姓，

常把我老苗記心間。」

這邊，一個柔和的，嘹亮的女聲立刻接上去：

「山中泉水清又清，

毛主席恩情深又深；

同志同志聽倒起，

我老苗跟毛主席一條心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山歌一首接一首地唱着，唱着。

蘆笙舞、四方舞，……一個接一個地跳着、跳着。

野火、熊熊地燃燒，放着紅光，人們的臉，放着紅光。每一顆心，都親切的感受到毛主席的撫愛，浸潤在幸福溫暖的熱流裏……。

一九五一年十二月

註：

- 一、打堆——集合、聚齊的意思。
- 二、上次楊老冬看的片子，是「新中國的誕生」。
- 三、踩鍋堂——跳舞的意思。

高原上的炊烟

顧工

——記進藏部隊某團的模範炊事班長周隆海同志

在炊事房的門口，立着幾捆一個人摟不過來的柴火，是那麼紮實，那麼沉重。當同志們端着飯碗來吃飯時，都說：「這又是炊事班長周隆海，剛從山上揸下來的。」提到周隆海，同志們誰不讚揚他！有一天，他正在磨着泡軟的黃豆，一面工作，一面和我談了很長的時間：

他家是在安徽的合肥附近，當紅軍在那裏的時候，他曾經騎在牛背上，在田野裏快活地佯步，他四叔也曾經舉着紅旗，忙着召開翻身會。後來紅軍北上了，他的四叔就立刻被兼保長的地主捆綁起來了。他爹跑去哀求地主，地主扮出一副厚道的面孔說：「好，這事我也不能作主，我寫張保條，你送給聯保主任吧！」他爹捏着保條，

跑到聯保主任那兒，聯保主任一看那張紙條說：「你是告你四弟嗎？」「不，我是來保我四弟。」「這張不是保條，是告條呀！」他爹才知道又受了地主惡毒的欺騙，氣的第一次淌下了眼淚。聯保主任殘忍地判決說：「你趁早回去準備一口棺材吧！」是這樣，使周隆海從小就種下了深沉的階級仇恨。

他爲了「逃壯丁」，就今年跑到這兒去織布，明年跑到那兒去揉麥芽糖，後年又到別處給人家去扛活，這樣的挨過了一些年頭。有一天，聽說他父親也被地主逼死了，他滿含着兩眶淚水趕回家去，剛一進門，看見地主正在他父親的屍體旁邊，地主一見他就兇狠狠地說：「這下可等上你了，攤上你的壯丁。」

他被編到國民黨的三十二師，這個師剛從淮海戰場上垮下來，全師只有幾十號人，把他分到一個連裏，除了連長，簡直沒有旁人，連長說：「好，我派你做伙伕班長。」沒多少日子，他聽說解放軍到了他們防地的對岸，趁着一個暴雨的夜晚，他不顧水淹到了他的胸口，不顧水捲走了他的行李，他淌過了河，水淋漓的跑到解放軍的哨兵跟前說：「我是來找紅軍的。」當年，他四叔舉的那面紅旗，似乎又在他的眼前幌動。

他成爲革命的炊事員了，在進軍西南的路上，他雖然頭上發熱，鼻子冒血，可是只要部隊走到那裏，他挑着兩口小鍋的幌蕩聲，也緊跟着在那兒響起。成都戰役以後，指導員就找他談話了：「你願意爲全人類的解放，戰鬥到底嗎？」他想：「我自己從受苦中解放了，我還能不去解放別的受苦人？」他當即回答：「願意」。「那你就好好爭取作個共產黨員吧！」以後，他就用實際行動來爭取，很快就光榮的入了黨。

上級號召解放西藏時，他想：「共產黨員要解放人類，當然要去解放西藏。」他又想起：過去在地主手巴掌底下的苦年月，又想到：今天爲了解放西藏的人民，再苦也是光榮，再苦也是快樂。有天夜裏，部隊到了二郎山，碰上大雨，雷聲把山都震得有點兒發顫。連裏的同志，摸出幾片餅乾在嚼着，都想：「有口開水喝多好。」可是柴火濕得就跟剛打河裏撈上來的一樣，這時候，周隆海想：「我一定要燒。」立刻，他從背包上抽出一雙爛膠鞋底子，他說：「同志們，誰還有這個？」一下子就湊了十幾雙爛膠鞋底子，用洋火點着了，鍋底下墊石頭，鍋上面扯篷布，終於把水燒開了。以後，每逢下雨，他就把自己的雨衣脫下來，蓋在柴火上。

部隊又向昌都進發，渡過瀾滄江，爬上一座大雪山，據說這座山，比雀兒山還要

高四百公尺。他的鞋已經踩爛了，腳凍的開口了，雪灌進去，像蠟子螫一樣的刺痛，可是他想：「這就叫困難嗎？我看還不能算啊！」他照樣揹着背包，挑着鍋啦、油啦、米啦，有說有笑地前進。每次到駐地，只要同志們一叫：「炊事班。」他就「有」的一聲（這時炊事班，只有他一個人）。這很引起同志們的驚異：「你怎麼也能跟上？」

在高原上，天天行軍，每個地方空氣的厚薄、天氣的冷熱都不同，要是別人做飯，不是生了，就是硬了，可是他每到一個地方，就得先想想：這兒是穿着單褂呢，還是穿着皮襖？風是往南邊吹呢，還是往北邊颳？走路是大喘氣呢，還是小呼吸？然後他再決定鍋灶在那兒挖，燒多大的火，什麼時間掏火……。等到一揭鍋蓋，飯總是香噴噴的、軟呼呼的。

在高原上，有時糧食會接濟不上，比如在熱亞修公路時，每頓飯都要刮得鍋底「咻咻」直響，周隆海每聽到這聲音時就想：「人是鐵，飯是鋼，吃不飽，就會影響工效。」有天，他把鍋埋在山坎上做飯，看見遍地開滿着弱小的蘭花，翻着唇的小紅花，張着小洋傘似的大黃花，還雜着一些彎彎的韭菜似的嫩葉，他一面燒火，一面隨

手掐了一根嫩葉，放在鼻子底下聞了聞，挺香。過後，他問衛生員：「這能吃嗎？」衛生員研究了一下說：「先少吃一點試試吧！」他就先拔了一小桶這種韭菜葉，和代食粉拌在一起，熬好了給同志們吃，大家都說：「噫！這玩意兒真香，比吃飯還帶勁。」以後，近處的野韭菜吃完了，他就每天跑到山高處去挖，從早晨一直挖到天黑。他想：「碰到困難，共產黨員應該在最前頭；碰到糧荒，盛飯的時候，共產黨員就應該在最後面。」這樣，他每天挖回來的，不光是幾百斤的野韭菜，還有冬苣菜、蘑菇、菌子……伙食更加改善了。

在高原上，有時只能吃到一點豆子，但周隆海還想每頓換換口味，翻翻花樣，比如住在雀兒山頂上，他還想做豆腐，可是用雪水磨出來的豆汁，用石膏一點，還是白花花的，也不沉，也不凝結，後來，他想辦法，在熱鍋裏再悶它一悶，這樣，乳白色的豆腐就做成了。他還想生豆芽，可是豆子不管怎麼捂，它也不抽芽，真讓人乾生悶氣。有天另外一個團的同志，揹柴路過這兒，周隆海熱情地招呼說：「歇歇腿吧！」他給那位同志勺了一碗熱茶，接着就問：「你會生豆芽嗎？」正好那位同志研究出來一條經驗，告訴周隆海說：「先把豆子裝在木箱裏頭，埋在地底下，箱口上頭蓋上十

幾層蘿包袋，每天澆三遍熱水。」這以後，果然，在他們連隊的菜盆裏，又多了一種豆芽菜。在周隆海的苦心研究和虛心學習下，豆子的變化，越來越多了，有豆漿、豆醬、豆饅、豆腐丸子……。

同志們衷心地愛戴着周隆海，每次慰勞品一送到連隊時，同志們都說：「送給咱們炊事班吧！」每次要開英雄模範大會時，指導員就笑咪咪的對周隆海說：「羣衆都一致推選你去參加呢！」這使周隆海深深地感到：「只要是革命工作，什麼都是光榮的。」這句話，我記得他在和我的談話中，反覆地提到過好多遍。

自從我和周隆海談過話以後，每當我再看見從炊事房升起縷縷炊烟的時候，總是引起這樣的思想：「別小看這縷縷的炊烟啊！這裏面正包含着一個革命戰士、一個共產黨員，對革命的、黨的事業的無限忠誠，對困難的極端蔑視，以及對工作的高度智慧和創造性。」這樣的炊烟，我還看見從潔白的布篷邊、滾着卵石的溪流旁、茂密的綠叢中，一圈一圈的昇起來，昇起來。

我爲祖國做了些什麼

蘇 中

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成立了，人民解放軍入藏先遣部隊奉命向祖國邊疆挺進。爲着保證這一進軍的勝利，在担负建設邊疆的修建部隊中，掀起了一個修建××工程的偉大的突擊運動。

還在運動開始之前，戰士們便都紛紛開會，討論如何修訂自己的愛國計劃——他們本來就都有愛國計劃的！——有的戰士說：「突擊運動是上級代表祖國交給我們的光荣任務，我們一定要拿出最大的力量來完成它！」有的戰士說：「要是我們把突擊任務完成得好，那就是給前進的同志們打了氣，就好比我們和他們一起站在國防綫上，要是我們完成不了這個任務，那就是拖人家的後腿，幫了敵人的忙！」也有的戰士說：「保家必先衛國，愛祖國也就是愛我們的好日子。要是讓美帝國主義把它在朝鮮幹的那一套搬到我們中國來呀，那還得了嗎？……我們一定要積極響應上級的號召，

把××工程提早完成，讓兄弟部隊順利前進，把國防迅速鞏固起來。」戰士們就是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，修訂了各自的愛國計劃。

和戰士們修訂愛國計劃同時，各連俱樂部都製了許多標語、漫畫——這些多數是戰士們自己搞的——把駐地和工區貼得紅紅綠綠，比開慶功大會還熱鬧。那些畫中間，有一幅畫是最受戰士們歡迎的，當時我看了也極為感動。這張畫分爲兩個部份：一部份是戰火紛飛的朝鮮戰場，戰場的遠景是一隊志願軍同志在和凶惡的敵人作激烈的肉搏戰，近景是一隊持槍跑步前進中的志願軍，他們一面走着一面高呼：「爲了祖國，衝啊！」畫的另一部份是工人、農民、解放軍戰士和學生們，圍成一個半圓形，在出神地看着這幅畫的第一部份，每個人的頭上都放出一道毫光來，毫光裏寫着一行顯目的紅字：「我爲祖國做了些什麼呢？」戰士們看到這張畫的時候，特別喜歡反復地唸那一行顯目的紅字；有時也相互看看說：「我們爲祖國做了些什麼呢？」「我們要向他們——志願軍同志們——學習，爲祖國工作得更好、更多。」

一個轟轟烈烈的突擊運動，就在這樣堅強的思想基礎上展開了。